

選擇誦材的反思

張繼沛

一、因難見巧易爭先

筆者有幸，自九四年起，即蒙紐修威中文教育理事會邀請，任全澳中文朗誦比賽評判。眼看比賽規模一年比一年壯大，參加人數一年比一年眾多，對理事會工作人員無私的奉獻，細心的籌劃，感到十分欽佩。但最近一兩年來，我都發覺一個現象，就是朗誦隊伍所選的誦材，在文體上往往是「厚現代而輕古典」；在內容上，則「重淺易而捨艱深」(亦只是相對的艱深而已)，而且傾斜的情況愈來愈明顯。我在今年的評審總結時曾提過這個問題，但沒有時間評論。事後理事會主席蔡校長吩咐我講得仔細點。主席有命，焉敢不從，謹以這篇蕪文和大家分享！



今先以十歲至十二歲母語團體組別的誦材來分析。三篇現代作品是郁達夫的《故都的秋》、冰心的《紙船》及曉光的《是誰吹響了蘆笛》；三篇古代作品是李煜的《虞美人》、杜甫的《登岳陽樓》和王勃的《滕王閣詩》。結果八隊參賽隊伍有五隊選了《紙船》，三隊選了《虞美人》，其他四篇則無人問津，白白辜負了誦材編輯小組的心血！

不過，以比賽言，負責選材和訓練的老師絕對正確，因為，誦材切合參賽者的生活體驗，朗誦時容易投入感情；白話文的體式與參賽者的日常用語相近，聆聽者亦容易接受，這都是令人以為較易獲獎的元素。

但如果從另外一些角度衡量，則又未必盡然！

先從比賽獲獎的角度看。淺易的詩文，變化難免較少，要從眾多的隊伍中突圍而出並不容易。相反來說，正因為困難，有時更容易見巧。《紙船》中思念母親之情固然容易掌握，但一不小心，就流於千篇一律。至於李煜《虞美人》中所流露的亡國之痛，王國維言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中具釋迦基督擔荷人間罪惡的沉痛感，要十至十二歲的少年完美地演繹出來的確很困難，但他們既然肯勇敢的嘗試了，評判們也就可能不自覺地加入少許的同情分吧？

二、千載承傳堪取法

撇除功利化的獲獎角度，再從活動的目的看。

我認為朗誦比賽的目的，不外三點：1. 增強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；2. 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；但更重要的，尤其對海外的華裔學子而言，是增加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。

先談增強興趣說。就我個人的體會，古典詩詞是最能增強學生研習興趣的一種文體。古典詩詞的優點有三：其一，經過近二千多年的發展與創新，古典詩詞的平仄安排，韻腳穿插，都具有極強的音樂感。學生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每一詞每一句的真正含義，但透過「聲入心通」的過程，都能感受到其情致優美之處。其二，古典詩詞文字簡潔洗煉，只要避去那些過度艱僻的作品，背誦起來毫無困難，且記憶持久。其三，古典詩詞長於寫情，正如白居易所言：「根情、苗言、花聲、實義」，每一篇能流傳千古的作品，都有其深邃感人之處。有時，即使學生年紀尚少，一時不能完全體會，但只要記入腦海，以後隨著歲月的流轉，生活的體驗，便會有更深入的認識。少年誦讀的詩詞，可以成為一生的資產。

口說無憑，且以我自己為例。記得八九歲時，我偶然從街頭拾到一本殘破的唐詩三百首，於是隨意誦讀，記得第一篇入腦的是李白的清平調三首，當時既不知清平調為何物，更不懂群玉、瑤臺、巫山、飛燕何所指，只是讀來有趣，或許用粗俗點的廣府話來說是「過癮」，於是一口氣誦了數十篇，而到了後來，研讀古典詩詞竟就成了我的學術專業。

個人經驗或許有點偏頗，且再以兩個誦材實例說明，今年七至九歲組有邱望湘的《我家門前有小河》，內容是：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；山坡上面野花多，野花紅似火，小河裏有白鵝，鵝兒戲綠波，戲弄綠波，鵝兒快樂，昂頭唱清歌。」這白話小詩寫得不太差，但如果拿來與傳說是駱賓王所寫的詠鵝詩比：「鵝鵝鵝，曲項向天歌，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撥清波」（零五年4-6歲組誦材），何者更容易成誦，何者更具語文價值，相信是不言而喻的了。而且，我深信，朗誦比賽後，學生很快便會把邱作拋諸腦後，但駱詩卻有可能成為他們的終生記憶！甚至成為他們繼續學習中國語文的動力。

其次，談談提高語文水平。這可略舉兩個論點說明。一、古典詩文的聲調控制，有助於我們平日構組句子，加強文字以語言傳達的力量。二、現代語體文仍慣用的排比對偶句，是語文學習上的難點，但，只要能多讀古典作品，一切便會迎刃而解，昔年我教學生，往往要他們熟讀孟子的《論四端》，認為只要能吸收到其排比句的優點，則行文時自能無入而不自得。近代大文學家魯迅先生文筆雄健，氣勢迫人，已有人指出是多讀魏晉文學所致。即以今年的語體誦材言，《故都的秋》、《是誰吹響蘆笛》和《鄉愁》三篇，即全以排比句組成，我深信郁先生、余先生和曉光先生都曾熟讀古文，於是才能寫出如此優美的作品。又，今年團體組中無人選讀的《登岳陽樓》，其中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月浮」的意象

開闊：「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」的鄉愁濃烈；《滕王閣詩》：「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卷西山雨」的寫景細緻；《陋室銘》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……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的情景交融，錯縱變化(此文有兩組人選讀)，都值得學生們細心研習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認為指導學生誦讀古詩文，更有助學生加深其對「中華文化」的認識。中國自唐代以來，都以詩文取士，詩文很自然便成為「中華文化」的要素，是「中華文化」構建起來的板塊。詩仙李白，詩聖杜甫，詩佛王維，詞帝李煜，豪放派作家蘇東坡，婉約派詞人李清照，已不單是作家，而是國族文化的特徵了。即以一般人認識較少的納蘭性德，亦是清代的第一抒情文學高手，文武雙全的一代偶像，專情不二的男子漢，紅樓夢裡賈寶玉的原型，老師如能在指導學生誦讀其《蝶戀花·出塞》時略加介紹，13-15 歲組的年青人亦未必會抗拒。或許，海外讀《紅樓夢》的人數會因此而大大增加吧？至於指導 10-12 歲的誦材《滕王閣詩》時，老師如能兼及介紹王勃如何會作滕王閣序，如何會走出「時來風送滕王閣」這句成語來，這句成語背後的含義和哲理，也是十分有趣味的事。我昔年愛讀中文，就是因為愛聽老師們講這些題外話。未知我輩中人有此體會否？

三、不薄今人愛古人

絮絮叨叨寫了一大堆誦讀古典作品的好處，並不代表我反對語體作品的存在，只是我認為一族之文化，是一道連綿不絕的長河，站在一個河灣旁只能見到河的小部份，只有站在高山之巔，才能看到河流更廣闊的面貌。所以，我對誦材的編選有以下幾個不成熟的意見：

1. 我期望誦材小組或可考慮：把每一組的材料分為「古典」和「現代」兩部份(好像 07 年曾試過吧?)，篇數不必太多，參賽隊伍必須在兩部份中各選其一。如此，便能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，更能讓學生們「今古名篇皆取法」了。
2. 談到篇數，我發覺有些組別選材極多，如今年的 4-6 歲、7-9 歲組有四篇，10-12 歲、13 - 15 歲、16-18 歲皆有 6 篇，而 2007 年的誦材更驚人，每組都有六至八篇。如果參賽隊伍全側重到一兩個篇章去，豈非浪費了編選者的心血與時間了嗎？更要考慮的，既名為「比」賽，便必須先有比較才能見個真章，如果隊隊所誦者都不同，誦材的難易亦有極大差別，那又如何能令參賽者互相切磋以斟酌損益呢？
3. 誦材選定後，可交給一些資深的老師或專家評定一下。古典作品會不會太脫離現實，令學生無從掌握呢？篇章內容或文字會不會太過晦澀生僻呢？現代作品有沒有真正的文學或語文價值呢？作品的深淺度與古典作品會不會有天淵之別呢？

凡古典作品能流傳到今日，經過千百年的考驗而不致泯滅，語文價值應沒有問題。但現代作品便需要斟酌了。如今年的《量詞歌》便很好，起碼學生誦過後，會掌握到十個量詞的正確用法。至於《搖搖搖，搖到外婆橋》一首卻值得研究，此兒歌上半首版本一致，而下半首則歧義極多，現在選的是「給我糖一包，給我果一包，少吃多滋味，多吃滋味少。」既不協韻，有違兒歌本色，讀來更生硬不順。又，划龍舟一首，同樣題材的作品亦多，或可選一些較優秀的作品吧！

一得之見，雖無足取，是亦聊供大會及老師參考而已！

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廿五日 (於 2011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登載於澳洲星島日報特稿版)